

春秋作註

春秋體註大全卷之四

荅溪北蔡先生鑒定

饒周 熾 纂輯

男 魯駁字

會號

惟春秋不貴修盟故不論其先歃與否而以信為本 宋號盟會楚再先晉而春秋不以楚先也傳中公子招一段輕帶一句不書盟者楚懼晉先故圍請讀舊書加牲上原不會盟也只引起先趙武意取武守信是守彌兵之約須重春秋不貴修盟說中內自應居先而無奈楚何者勢也然中國所以貴者止有此信信在則無論歃之先後而中國之尊自在矣世書必先兼宋號之役言

會號 黃池

以楚與之先張起先武重信先晉紀前

春秋經傳集註

宋文定胡安國傳

參諸家傳註

魯昭公

名稠襄公薨齊歸之子夫人孟子在位二十五年孫子齊在位八年

凡三十二年薨于乾溪

論法威儀恭明日昭

元年

周景王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會魯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

衛懿陳公子招音招蔡公孫歸生鄭寧虎許

人曹人于辨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曰公子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晉乎號尋宋之盟而經何以不書在宋之盟楚人先軼若曰御主諸侯則懼晉之先也故圍讀舊書加于牲上而晉人許之觀其事雖若楚重得志晉少懦矣然春秋不貴修盟晉人以信為本故每書必先趙武

三月取鄆左傳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

齊齊師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歸諸

○取鄆 望國乘亂肆食以譁詞致貶也

不悉事不書伐莒也重乘亂而取邑為內譁指晉說此舉雖季

孫所為不可專指季孫也昭公在國故不書伐莒從內譁之例

也傳全引左見季孫取鄆君非豹之忠足以感趙武魯幾不免

戮此受師之辱矣

○取郛舍至

叔豹違桓子之請裂裳帛以示趙孟請之楚圍叔舍却范獻之求取冠法以與彌牟請之韓宣子但是立節皆叔孫事亦要見世濟其美意。

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皆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蒯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苦又誰犯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偏矣趙孟聞之曰臨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魯魯爭郛為日久矣乃免叔孫。

○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夏伯之弟鍼

鍼其廉反

出奔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吳師敗狄于大囿

不覺言

○疆郛田

見執意如傳非昭公意句。竊君之權擅興其眾不使吾知為季故之以而曰魯故之以奉蓋欲利則歸已然則歸君正以彌經平力伯盟主而巧用其貪婪也。

穆王癸亥齊人亡

齊侯葬吳

叔弓帥師疆郛田

杜註帥師者不義得之懼不服也疆者溝封之以

別乎莒也。見十三年執意如傳非昭公意。

蘇桓公

冬有一月己酉楚麇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

○○○起聘

主納幣傳知禮目觀書太史知周禮在魯與他禮自恭敬說者
同春秋此時尚未經夫子之筆要知明禮之言者莫備于
易象道禮之名分者莫過于春秋故曰周禮年賦角弓甘棠
皆餘意。明明是言春秋如何以周禮極之極極他志敬故
一爻畫而悟三千三百之微一記載而會為經為曲之理作文
不可脫志敬。德是禮之原王是禮之用德與王文中須見及
○○○弓如晉內臣辭禮于伯爵其志敬可知矣
主納幣傳知禮就辭郊勞致館之言推他志敬忠信卑讓叔向
有知禮之稱也。須看兩敬字凡慢心罔上之臣只是一個敬
字敬存于懷辭慎于政所以為知禮要將叔向忠信卑讓之言
分配在辭郊勞致館兩項內不可只知前半傳忘了後半傳。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觀書早太

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
享之韓子賦角弓。季武子賦甘棠。主
文二年納幣傳志敬節具與之知禮。

夏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傳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
且景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

無敢為賓微命于執事敝邑弘矣政辱郊
使致館辭且景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令
使成臣之祿也政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
知禮哉思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詞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
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主納幣
傳知

春秋

三

四

春秋經其夫公孫黑

冬公如冀河乃復季孫宿晉

三年

春正月甲午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雩

北燕伯欵出奔齊

四年

春正月大雩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陰尊申

楚人執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

淮夷伐吳

執農封殺之

遂藏賴

九月聚鄆

冬十月乙卯叔孫卒

羣

春正月舍軍

○舍中軍

此題只要描得季氏欲盡專兵權心腸出作文以兵權二句發論起專就季氏斷罪初作三軍雖是三家各征然兩家猶有不盡征者故三家得七公得五至是季氏將自己三軍分貼二家却將二家之軍各分為二舍已將之中軍以屬三下三軍而四舍季氏擇二子各一分者系其民季氏得盡盡征其民之賦而歸其民則復有一民所謂民不屬公也蓋軍字悉歸公獨別曰散詞是公則言四分擇二之謀而但俚說個舍字

○舍中軍軍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分盡征之而貢於公然則三軍之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

使得是氏之罪自見 傳眼在丘權恭歸李氏
古進丘權恭氏故公室益卑益字悉字根作三軍說

車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
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具作舍而
公孫孫魯公孫孫無正必至之
理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者其罪也

楚殺其大夫申

公如晉

鬬擊車以車重及防茲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蟠泉

秦伯卒

越始見經而徐皆得稱人句有殊益越之始見一討吳即徐人
取舒之善非若荆之始見以取蔡與之始見以伐郢也越稱王
自勾踐始元帝尚未稱王正聖人修經言自是舊舊語事
世類發然阮傳正意遠重從兵有名上世類意又更端言之實
從進而稱人內看出玩一且子可見作友先抑矣方一以辨起
聖師有名而影影從之者為可進後以世類始傳發揮重有循
不絕其類一轉發聖人慎絕人之意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侯楚

伐左傳以報棘
棘麻之役

○越始經見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
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
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
諸侯伐吳則比吳為盟而師亦有名其從
之者進而稱人可也且吳太伯之後楚祝
融之後徐伯益之後越大禹之後其上世
皆為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
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遂
稱王故春秋此等狀雖然曾不欲絕其
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
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

也諱

牟

秦王母也魯公

秦穆公

夏孫宿如晉

葬和公

葬食氏出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遷鄢師貸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

三月公如楚

叔孫舍如齊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辛丑楚

冬十一月癸未季孫寔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懿公

八年

春釐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弓如晉

主後午三子。單丘傳晉成虎社要本當時楚勢說來見諸侯
相。守世君臣不能發憤云云是以至此末繳

叔弓如晉。左傳賈虎師。

謂示威三。發其不能固結人心。勿徒

謂示威三。發其不能固結人心。勿徒

楚人執陳行人。徵師殺之

陳公子留鄭

秋蒐于紅

蒐鬼如此

非禮動民。即在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看出總是縱權之失。
動民動字。猶俗云試試看。蒐皆三家之事。由民皆三家之民。故
曰民食言。他不恤其所謂不憂恤其底止也。謹履霜。只望昭公
稍能警衆。大奮乾綱。取回三軍。蒐狩得以自由。便是故昧字不
忽。違天時。易地利。悖人理。內故三家專行三句。與非
禮動民相照應。

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見常所矣。
其于紅。則易地利。三家專行。公不與焉。而
兵權在臣下。則悖人理。此直書其事。不待
貶絕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先為非禮
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
食于他不恤其所。昧於履霜之戒矣。

陳人殺其太子過

奪

冬月壬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于

越殺陳孔與

葬陳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陳與下陳

許遷于夷

夏四月陳災

。叔弓會陳

同陳災傳叙明陳災所以得書便從夫子存陳意發須在使與
歸上探討不但為楚即使他國滅陳聖人亦必存之矣蓋民
心存之天德存之而聖人公天下之心即存之縱使叔弓不往
會陳原自有而不亡也。歸民心者欲民知有所屬各君其君
也合天德者封建與天下同利天下人當如此不私一人以自
奉此大道之公也存陳之意只見陳不可以不興繼非謂陳方
滅而不可忘也堯舜三代之公天下在興繼上聖人之興繼即
在書在上存而不革直與先王封建之心同。

。此外災告則書災楚已滅陳必不遣使

告于諸侯何以書于魯豈不當時叔弓

九年

看不言

此只存而不盡上論賢人存陳之意。

陳意

。築即固 忠主不順于強臣即一殺可樂觀也

主舍至傳以忠事主而不順于強臣忠字在不順季氏上見要得社稷之衛季子欲速成勞民以累怨于公昭子看破他心事而以速成勸民無民無固立論直是慷慨道破何等忠義未須當當信任意。大凡強臣擅權往往示威作福昭子無民無固之論明與季氏使季氏知在廷之人猶有不奉意見之臣正可落奸雄之胆故曰忠。忠字宜推開說有即此以擊其素之意。

與楚子會于陳且擊其車營更遂書之耳仲尼作經存而弗革者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為心異於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瑯瑯齊

冬築固

季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固猶

可無民其可乎。主二十四年舍至傳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

十年

春正月